

看电影

《刺猬》：对生命个体非一般境遇的探索

与原著不同，改编后的电影《刺猬》弱化了时代背景，但内核仍在，影片有对特殊生命个体的人文关怀，也有对人们生存的现实环境的批判。



■ 小凡

一个没有数据支持的直观感受:20世纪八九十年代,精神病人比现在多很多。仅我所在的小镇就有三四个。提起他们,人们总会说是“受刺激了”。这刺激可能是花样迭出的家暴、强行拆散的恋情、磨杵成针的羞辱、突如其来的冤屈和之后敷衍塞责的澄清——与其说是澄清,不如说是毫无附带补偿的开恩释放。所有这些都被轻飘飘地概括成四个字,“受刺激了”。没有人愿意展开讲这些刺激,更没有人问他们为什么、凭什么、怎么就遭受了这样的刺激。

只剩下“王战团们”宛如人群中不小心多敲出的空格,对着空气一遍遍问那个被消了音的问题:应该吗?不应该啊。

由顾长卫执导,葛优、王俊凯主演的电影《刺猬》,改编自郑执创作的短篇小说《仙症》,故事发生在世纪之交的北方城市,通过描绘王战团和周正这两个被视为社会边缘人物的角色,展现了他们在家庭、亲情、友情及爱情等方面的挣扎与成长。

葛优饰演的王战团,是现实世界中的一位特立独行者,时而举止癫狂,行为出格,但在混沌中保持着难能可贵的清醒。他是一位“精神病人”,但有着独特的清醒和洞察力。王俊凯饰演的周正是王战团的侄子,性格敏感而寡言,因口吃问题封闭自我,内心却藏着不为人

知的反叛精神。他是一个敏感沉默的少年,渴望被理解和接纳。

周正与“精神病人”王战团不同,生理上一定程度的缺陷被认为是可以治愈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尤其有治愈的必要,于是他就遭受了分外的重视与折磨。针灸扎舌头、含石子读书、喝来路不明的偏方中药、被神婆劈头盖脸地抽打……疾病与治疗互相形塑,互相强化,最终几乎倒果为因。在那个容异率奇低的环境里,除了一个字面意义上的疯子,哪怕是亲生父母也没能宽容地说出一句:“你没病,你只是有点不同。”

王战团和周正,尽管都被视为“异常”,但在生活中屡屡掀起波澜,发生了一连串看似荒唐的事件。在外界的不解与标签之下,他们实则是彼此生命中的灵魂伴侣,对世界的感知有共鸣,能在对方身上找到慰藉与力量。

影片所讲述的故事,不免让人想起了导演顾长卫的代表作之一《立春》。作为“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顾长卫执导的电影充满了人文关怀和文化反思,《立春》里同样展现了小镇边缘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他善于用微小的细节来营造氛围、暗示人物命运走向,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世界。在《立春》里,王彩玲的才华和梦想并不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这种孤独与不被理解的感受,正是边缘人物在主流社会中的普遍

生存状态。从这一角度看,两部电影有相似之处,都是对一部分生命个体的生存境遇与残酷命运的探索。

在叙事方面,影片双主角的叙事像DNA双螺旋,总体并行,偶尔交叉,始终密不可分。通过双主角的设置,电影可以更加深入地挖掘和展现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成长历程。这种深入挖掘不仅提升了故事的层次感和深度,还使得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能够产生更加深刻的情感共鸣和思考。

他们与普通人的差异化,让他们可以“抱团取暖”。所以王战团是周正的一束光,只有他总是笑着招呼他下水游向太平洋,拉他从气氛压抑的家庭野餐逃离,展开一场离经叛道的林中探险。他们的关系自始就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别叫大姑父,叫我王战团”。

于是,周正一直叫他王战团,这一没大没小的称呼之所以被家人默许,恰恰因为王战团是被家庭关系和社会秩序除名的人——被放逐者不配为人姑父。而周正在拼命砸门试图叫醒昏睡的王战团时,情急之下喊出的那声“大姑父”,则令人意外之余又心悦诚服。那既是亲情的唤醒,也是周正对王战团的认可,甚至是心底的爱。

在任何一种关系里,那种永远不被认可、压抑的感觉都会令人窒息。多年以后,已经成为三副海员的周正携妻归家,父亲却没一句肯定的话,仍旧板着一张脸,用“谁家那小谁几年就升船长了”来敲打儿子,窒息感在此刻达到顶峰。永远不满意的父亲,永远“为你好”的母亲,用天赋父权母权肆意揉搓你的人生,然后在长出皱纹和白发后适时地展示脆弱,说着“幸好你没成为又一个王战团”,仿佛唯一把他当成正常人的王战团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脏东西。这一幕,或许很多人都能生出一种“太真实了”的共鸣,因为,在大多数中国家庭里,“别人的孩子”才是父母期待子女们成为的那个优秀的“样板”。

幸好,在母亲问出那一句“那你能原谅我们吗?”时,他说:“我不原谅。”

真的松了一口气!看了太多互相理解冰释前嫌抱头痛哭父慈子孝的圆满结局,乃至对自己的不能原谅感到愧疚和痛苦的人们,听到这句“我不原谅”,有一种莫名的欣慰。尽管说这句话的人还是为母亲拭去了泪水,请父亲为自己的孩子起名——沈阳的阳,不是太阳的阳。但那一句“我不原谅”,是对惯常的剧本套路里皆大欢喜的戏码一次人心所向的“摒弃”。

在普通人的成长历程中,曾经受过伤的过往,总会在成年后因亲情等各种理由被规训要去理解、和解,甚至要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但,更多人的内心,或许并非真心想要如此。因为对于那些实在不应该的事,原谅就等于背刺曾经的自己。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王战团那样,被世界扎满了满身的刺还能宽厚、理解、同情,去爱 and 去做梦。但至少,我们可以选择不原谅。

与原著不同,改编后的电影《刺猬》弱化了时代背景,但内核仍在,影片有对特殊生命个体的人文关怀,也有对人们生存的现实环境的批判。或许,结尾的处理,似有一些云淡风轻,但依然余味悠长——

“多年以后,当我置身斯勃齐堡尖角的陌生海域,和沈阳的浑河岸边,两阵相似的风吹过,我肯定,我们再也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

周正说:“我们再也不会被卡住。”

不会被卡住,不是放下了,而是接受了。能够不按某种生活方式,以自己的方式自由地活着才是人们最普世的期待,而接受了,不过是红尘阡陌里普通人无奈的选择。

亮点直去

“澹达乐安——纪念陆澹安诞辰130周年文献展”：

铭记穿过岁月的友谊

■ 吴孜

“澹达乐安——纪念陆澹安诞辰130周年文献展”5月30日在上海虹口朱屺瞻艺术馆拉开帷幕。相比整个暑期在浦江两岸热闹非凡的各种艺术展和文物展,开幕至今已近3个月的这个文献展,始终静悄悄的。因为安静,不少人并未留意,也就错过了近距离全面了解一位海派文化名人的机会。

陆澹安,生于1894年,于1980年去世。陆老先生离开以后的近半个世纪里,上海的文化风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致很多人已不知陆澹安为何人。那么,陆澹安究竟是谁?

“作为虹口海派文化不可多得的名人代表,陆澹安在中国近现代史、文化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对经史、金石碑版及书画文物乃至戏曲弹词、古典小说等都有着相当造诣,在书法、篆刻领域也占有一席之地。”为了全面诠释陆澹安的文化成就,文献展集结了125件照片、手稿、信函、著述、书法作品等史料,以此构成整个文献展,其四个部分为“论学——甘戴儒冠效舌根”“说文——雅文原自俗文生”“谈艺——藏拙遥来不妥投”和“交谊——也有泪酬知己”。

走进毗邻上海鲁迅公园的朱屺瞻艺术馆,首先看到的是陆老先生晚年的一张照片,他就这么宁静地安详地町视着照片外的我们,仿佛所经历的数次社会动荡,均已化作过眼烟云。但是,先生的大量遗物证明,他绝不是这个世界的匆匆过客,他辞世以后,子女已将其收藏的4000余册图书、碑帖捐给了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此次提供给文献展的展品,只能从先生留下的装满4个铁皮箱的未经面世的手稿、信札中选择。饶是这样,观展者

们都已感觉目不暇接。尤其是那些覆满先生修改痕迹的手稿,令人震撼——陆先生早年肄业于上海名校民立中学,于1915年考入江南学院法科,毕业后在上海执教多年。这样深厚的功底,著书立说时依然这般一丝不苟,怎不叫人感慨不已?

文献展中最让人动容的,是第四部分“交谊——也应有泪酬知己”。以陆澹安先生与朋友的书信往来为主题,布展而成的这一部分,每一件展品都让观展者流连忘返,除了陆澹安以及与之通信的严独鹤、郑逸梅、孔另境等等一代海派文化名人个个落笔成帖外,站定下来一字字细读每一封书信,不由得会被他们平静叙事下的浓厚情谊感动得眼中含泪。

8月23日,距离文献展闭幕还有两天的那个下午,陆澹安先生的长孙陆康,以一场讲座的方式答谢了慕名而来,对这位海派文化名家人怀崇敬的观展者。

为了聊聊久别了的“公公”(陆家称爷爷为公公),陆康先生为前来听讲的陆澹安迷们请来了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孔另境先生的小女儿孔明珠,严独鹤先生的孙子严建平和郑逸梅先生的孙女郑有慧。介绍过三位嘉宾后,陆康先生便侃侃而谈起来,他讲陆家的家教,比如,正餐开始前,全家人必须走出各自的房间沿墙壁站立着,等到家里的最长者(公公)从三楼下就坐到餐桌旁,陆家的第二代才依次下楼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最后,再轮到陆康他们这一辈;他讲公公的严谨,给与人写信从来都是要起草稿的,所以,那四只铁皮箱子里,存放着不少寄出去的书信草稿;他还讲述了公公带他去书场听书听评弹的趣事……就是不提当年他伴在公公身边时眼里所见的陆澹安先生是怎么治学的,比如,重新整理修订《汉碑通假字例释》《诸子未议》《小说词语汇释》的过

程,《水浒研究》是在何种情况下完成的,他的戏剧改写有什么样的特点等等。陆康先生的松弛,让我想起了孔明珠女士在一篇题为《一笔尘封旧账》的文章中对陆康先生的描述。她写道:“我观察到,陆康平素交友甚广,饭局酒宴上他并不多谈文学与文化,只是一脸福相笑吟吟地端坐正中,和大家嬉笑。”孔明珠用文字绘就的陆康肖像,惟妙惟肖,讲座的整个过程,陆康就这么笑眯眯地与听讲者应对唱和着,只有当工作人员理解错了他的游戏规则、将他特意 for 讲座准备的他和亲笔书写的扇面误送了出去时,他才较起真来。或许,当陆康调换频道成为篆刻家和书法家时,大概就会一变而为此副严肃的神情吧?

而他请来的嘉宾,无论是严建平先生、郑有慧女士,还是孔明珠女士,都与陆康先生心有灵犀,回顾他们的爷爷和父亲与陆澹安先生交往的往事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相见甚欢的片段。四位在台上谈

笑风生的样子,是吴南瑶女士记叙陆澹安与国学大师朱大可两位先生延绵经年、牢不可破友谊的长文《岁月为记》的余韵。

那么,陆澹安先生在世的那80余年里与朋友相交的故事中就没有困厄的章节吗?“十五六岁的我长得瘦小,贪吃贪玩不太懂事,父亲常常逼着我搀扶他一起由四川北路虬江路走去溧阳路陆伯伯家拜访,那段路很长。”这是孔明珠女士写在《一笔尘封旧账》的情节,她在讲座中也提到,至于她的父亲孔另境先生为什么要逼着小儿女搀扶着他走一段很长的路去陆澹安家,文章的读者知道,陆康、严建平和郑有慧也知道,但,他们没有接着孔明珠的话题细说从前,因为比起父辈们从前经历过的风雨,他们想必更愿意让敬重父辈的观众相信,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友谊是能够跨越江河湖海而被岁月记住的,那些在朱屺瞻三楼展厅里的友人来往书信,便是最好的例证。



陆澹安 撰《水浒研究》20世纪50年代



■ 杜京

遽闻他在家中“平静地离去”,享年88岁,这一天是2024年8月18日。我心中不禁黯然,眼前总会浮现他的音容笑貌……

他就是法国电影传奇人物、世界公认的电影表演艺术家、中国观众所熟知的著名电影演员——阿兰·德龙。

阿兰·德龙1935年11月8日出生在法国上塞纳省的索镇。他的父亲是一名电影工作者,母亲在药店工作,在他4岁时父母离异,他的童年并不快乐。17岁时他参了军,4年后回巴黎,曾当过酒店招待、市场搬运工,最终做了演员。1957年,阿兰·德龙主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当女人卷入时》。从此,兼具俊美外貌和出色演技的他走入观众视野。青少年时期产生的暗淡孤独感一直伴随着阿兰·德龙,并渗透于他所扮演的角色,令他的表演形成了独特深沉冷峻的风格。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黑郁金香》《勾魂慑魄》《恶魔来信》等影片中,他都是一人兼饰两角,且总能将两种气质悬殊、性格迥异的人物展现得生动细腻。

回想起来,阿兰·德龙可能是中国观众最早认识的法国男演员。1979年,他主演的电影《佐罗》引进中国,“蒙面义侠”佐罗的形象由此深入人心。作为第一批被引入中国大陆播放的西方电影之一,据统计有超过7000万的中国观众观看过这部影片。

影片讲述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时代的南美洲,民间传说中的一位蒙面黑侠佐罗从天而降。阿兰·德龙在影片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行侠仗义、剑术高超、英俊潇洒的“蒙面大侠”。他的迷人微笑和浪漫气质,使得这一角色成为无数影迷追捧的偶像。而电影中佐罗的面具、长剑、鞭子和黑马,这些元素成了人们心中对于“侠客”的定义。与此同时,影片中充满西班牙浪漫情调的主题曲《好汉佐罗》脍炙人口为人传唱。阿兰·德龙演绎的故事让人们坚信,只要心中有正义和勇气,就能战胜一切困难。

记得那时军需大院的礼礼堂、大操场不知放映过多少遍《佐罗》。男孩子们看完电影,相继模仿影片中的主人公披着披风,戴着用黑纸做成的眼镜、高帽和面具,悄悄系上老爸的腰带,手中挥舞“刀枪”,在大院里追逐,个个儿争当英雄佐罗。而我家里有不少小人书,其中就有《佐罗》电影连环画,光看电影不过瘾,我还要看小人书,一遍又一遍。

蒙面侠佐罗的故事在默片及有声片时期,先后被好莱坞三次搬上银幕,而佐罗的扮演者阿兰·德龙潇洒豪放、行侠仗义的形象留在了亿万观众心中。他与“茜茜公主”扮演者、奥地利女星罗密·施奈德曾经的恋情,更是令许多影迷津津乐道。因出演爱情电影《花月断肠时》两人相恋,痴情的罗密·施耐德不顾当时两个人身份悬殊,身为女明星的她不惜放弃自己在奥地利的一切,跑到法国和那时还是穷小子的阿兰·德龙一起生活。两个人订婚 after,阿兰·德龙凭借着和罗密·施耐德的感情,声名鹊起,事业顺风顺水。可是,好景不长,在众人眼里天生绝配的一对情侣,最终劳燕分飞。1982年,年仅43岁的罗密·施耐德去世,阿兰·德龙写了一封情书给逝去的昔日爱人,追忆两个人当年的相遇和相爱。“金童玉女”如今都去了天堂,曾经的佐罗和茜茜,镌刻的是那个时代的美好。

时间是个多才多艺的表演者,总在一些时候,唤起尘封的回忆,让人流连忘返。

记得10年前的夏天,在一场别开生面的演讲会上,我见到了一位特殊嘉宾。当观众席上的灯光暗下来,一位面戴电影《佐罗》中主人公之面具,一长串电影中的经典台词:“世代传承的意志,时代的变迁、人们的梦,只要人们继续追求自由的答案,这一切一切都将永不停止!”他一口气呵成,瞬间将现场的观众带回到了电影《佐罗》中的场景。那充满激情、浪漫华美的声音还是那么熟悉,那么令人动容。他究竟是谁呢?

他就是配音演员童自荣。1944年,20世纪60年代初,在接连看了三遍一部叫作《白夜》的苏联电影之后,他暗暗下定决心,未来要做一名配音演员。1978年,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长陈叙一给了他平生第一个主要角色,《未来世界》中的记者查克。随后,在上海电影译制片引进的影片《佐罗》中,童自荣为主人公惩恶扬善的蒙面英雄佐罗配音。

《佐罗》在中国上映大获成功后,和阿兰·德龙的形象一样留在观众心中的还有童自荣激昂爽朗的迷人声音。佐罗·寅四郎……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译制片最为辉煌的年代,童自荣的声音伴随着译制片中,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明星。《少林寺》《黑郁金香》《铁面人》……每一部影片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最让人忘不了的还是佐罗。

我想,每个时代的人们,都有永远留在自己记忆里的文化生活。在那个影像作品并不丰富的年代,阿兰·德龙的出现让银幕如此活色生香,他的名字与面庞伴随着影片《佐罗》,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打开了一扇窗。

童自荣在活动现场,还回忆起20世纪80年代一段与阿兰·德龙的相遇。1987年金秋时节,阿兰·德龙来到中国,他兴致勃勃地骑着自行车逛北京城,了解北京人的生活。因为扮演“佐罗”,他在中国备受欢迎,他说非常喜欢伟大的中国和热情的中国人。在中国的那段日子,恰逢他52岁的生日,北京的影迷灵机一动,在崇文门马克西姆餐厅举办“欢迎阿兰·德龙先生来到中国”联欢生日晚宴。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时,他神采奕奕,侃侃而谈,分享了他对电影的理解和塑造角色的感受,他认为,一名优秀的演员不仅要具备扎实的演技功底,更要关注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生活。

童自荣当时也接到阿兰·德龙发出的邀请,到北京出席他的生日晚宴。“一向躲在幕后的我,那回也凑热闹过了一把舞台瘾。晚宴上,自然要我朗诵《佐罗》里的台词,大家还把帽子、眼罩、披风、佩剑什么的一股脑儿往我身上堆。压轴的是阿兰·德龙先生,只见他风风火火地冲上台来。这位仁兄未忘展开笑脸,先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那热烈友好的动人情形至今难忘……”

陪伴我们40多年的银幕老朋友——阿兰·德龙扮演的佐罗形象,童自荣的精彩配音;一个是帅气得无法直视,一个是好听得难以忘怀;阿兰·德龙与童自荣这对中外“佐罗”搭档的合作,堪称“有声有色”、珠联璧合。早已成为永恒的经典,时代的传奇。

岁月飞逝,几代人的记忆中的阿兰·德龙走了。银幕上,他的目光里始终散发着对恶的仇,对爱的柔。我想,他的光芒会永远陪伴着正直与善良的人们。愿他一路走好,天堂再无病痛。

致敬永远的佐罗,永远的经典,永远的阿兰·德龙。

文化现场

国家喻户晓。阿兰·德龙的出现让银幕活色生香,他在那个影像作品并不丰富的年代,杜京

记忆里的阿兰·德龙